

北海文史

第六辑

陈光礼薛经辉

张海涛

陈光礼、薛经辉，一对亲密的战友，先后任斜阳农军的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率领一支农军，用武装的革命向武装的反革命打响了广东南路的第一枪。随后，在北部湾的斜阳岛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多次回师南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在反动派残酷的围剿下，坚持了五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写下了革命低潮时期的悲壮一页。

一

陈光礼，1899年出生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薛经辉，1901年5月2日（农历3月14日）出生于一个地主的家庭；两人都是广东遂溪县第六区乐民圩人，小时候一起在乐民圩县立第五小学读书，在五四浪潮的影响下，先后往广州求学。陈光礼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薛经辉在广州读中学，以后进入黄埔军校，他两在当时南方革命的中心——广州，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参加了革命的活动，先后回家乡搞农民运动。薛经辉在黄埔军校没毕业，他参加党的活动，在一次秘密会议时被逮捕坐牢，旋而越狱回到家乡。⁽¹⁾

陈光礼，身材高挑，眉目清秀。少时性好动而大胆，喜援树掏巢，飞弹逐鸟；长大则心机灵敏，能言善辩，写一手好字，仪态斯文儒雅，人称“土秀才”⁽²⁾，薛经辉，身材矮胖，浓眉方脸，气质威严，遇事果敢，性刚而勇，具有军人作风。⁽³⁾

1925年，陈光礼和薛经辉加入中国共产党⁽⁴⁾。同年9月，与韩盈、黄广渊等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公社”，同时在海山村建立了遂溪第一个农民协会，并秘密组建农民武装。⁽⁵⁾

12月，国民革命军恢复广东南路，薛经辉随军为南路农运特派员。⁽⁶⁾时而，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1926年2月，薛经辉随韩盈在遂溪一区组织农民二千多人到遂溪坡游行示威，要求减税，逼使县长表态承诺。继而，建立第一区

农民协会。时遂溪二区保卫团局长杨文川肆意苛抽勒索，横行乡里，二月五日，界炮一带农民集会游行，大呼“捕毒蛇，打扬文川”，薛经辉前往指导，农民痛打杨文川，嗣后，成立第二区农民协会。⁽⁷⁾

1926年4月10日，在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遂溪县党部改组，陈光礼、薛经辉当选为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改组后的县党部，迅速推动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15日，县农民协会成立，陈光礼被选为执委。17日，遂溪，海康两县农协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农民兄弟和一切革命分子“猛烈地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等一切反革命派进攻。”⁽⁸⁾

遂溪反动分子对改组后的县党部恨之入骨。5月2日凌晨一时，十余凶徒暗藏短器，闯入县党部要谋杀陈光礼等人，时惟陈光礼犹在楼上整理文件，闻匪徒脚步声，危急之问，熄灯避开，匪徒蜂涌上楼，扑了个空，光礼打响煤油桶呼喊拿贼，匪徒仓皇逃遁。⁽⁹⁾面对反动分子的挑衅，县党部中陈光礼等共产党员毫无惧色，为了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展得更热火，他们组建了“遂溪剧社”，剧社就设在县党部内。陈光礼既是编导又是主要演员，每逢节假日、纪念日的晚上，剧社便在城隍庙前的古戏楼演出粤剧、话剧、雷歌剧。有提倡妇女解放的《自由女》、《卖国贼》；有反映农民苦难和斗争的《农民泪》、《仇恨》等。演至悲惨之时，演员哽咽，观众垂泪。幕间，陈光礼同志即兴演说，作革命之宣传，并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国民革命军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之口号，民情为之沸腾。⁽¹⁰⁾

县党部改组后，薛经辉作为南路特委干事和南路农运特派员到吴川、电白、海康各县去指导农运工作，并被派往防城任农工运动专员。⁽¹¹⁾9月10日，海康县恶霸勾结国民党县长苏民、防军营长陈公侠秘密杀害海康县农运领导人程庚。薛经辉闻讯义愤填膺，以南路农协的名义分函邀集各区农会代表上省请愿，并撰文在国民新闻连续发表，痛呼“雷州农民无噍类矣……”揭发苏民、陈公侠在雷州鱼肉农民的罪恶。省农协开会追悼程庚，各方声援，民愤鼎沸，苏民被撤，陈公侠调离。⁽¹²⁾

10月，中共遂溪第一届县委成立，陈光礼、薛经辉为县委委员。⁽¹³⁾1927年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举起了屠刀。以林云陔为首的“南路清党委员会”，

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农会骨干。四月廿三日晚，正在雷城农民宣讲所工作的陈光礼，刚得知敌人第二天要包围县委和农协开会的地点——杨柑小学的消息，敌兵已包围了宣讲所。陈光礼从厕所越墙逃出，星夜往海山农会，想通知会议停开，不料农会骨干已赴会，派人再赶到杨柑时，反动派已包围了会场。陈光礼为此抱恨欲绝。⁽¹⁴⁾5月21日，遂溪党组织领导人和农会骨干韩盈、邓成球等十四人被惨杀。各县党组织与农会亦遭破坏。南路在恐怖的枪声中滴着血。

二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1927年5月初，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湾召开，决定大力发动各县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会后，黄广渊、陈光礼、薛经辉等，在遂溪乐民区集结武装，准备起义。5月14日，他们组织二百余人擒获了正在乡里强行苛抽勒索的乐民区署长潘林维及七名警兵，并袭击乐民区署，“勒缴警团枪枝，占据乡市，歃血盟誓，遍树赤帜。”⁽¹⁵⁾拉开了南路武装起义的序幕。

5月19日，遂溪、海康两县长亲率反动武装几百人兵临海山村，来势汹汹。农军召开临战会，有人主退，薛经辉决然主战，他说：“我们的队伍虽少，没有作战经验，但我们占据优势地形，海山村三面临海，易守难攻，敌人再多，我们也能坚守，而且能把敌人打败！”会议同意了他的主张，分兵把守各关口，薛经辉率队守南关，陈光礼上炮楼指挥作战。战斗持续三天，敌人屡攻受挫，被追求和。⁽¹⁶⁾

6月25日，农军五百人在乐民区米昌塘村正式宣布起义，编为一个大队，黄广渊、陈光礼担任正副指挥，下辖三个中队，薛经辉任一中队队长⁽¹⁷⁾。

随后，黄广渊、陈光礼率师出击，打垮了江洪港、纪家两地的民团局。29日，敌人纠集一千多反动武装拉着重炮扑向乐民，两天两夜的血战，重炮轰塌了城墙，农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敌人疯狂清乡，军队与民团叫嚣突袭于各乡，薛经辉的家被烧，养的猪也被民团宰了；陈光礼的家被抄，家人到外乡避难⁽¹⁸⁾。农军分成几部在南路艰难转战。

三

1927年8月间，在北部湾斜阳岛的谈判桌上，陈光礼面对着心怀戒意的海

盗们在侃侃而谈。撤离乐民后，陈光礼率一部农军进入徐闻山，游说陈中华一股土匪参加了农军。⁽¹⁹⁾这次则代表农军和斜阳岛符俊岳为首的海盗谈判，希望能使在大陆受挫的农军转移该岛。符俊岳部下龙金贵一伙激烈反对，符俊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陈光礼力陈斜阳岛地形虽险，然绝境之地，孤军作战，不如合力抗敌的利害关系，并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上岛之前，陈光礼就详细地了解了符的身世和为人，此刻，他提起了符的父母被地主惨杀，他杀了地主，被官府追缉，被迫上山为盗的身世，指出大家都是受苦的兄弟，挣成一股绳才有力量。符俊岳抚摸着额上被地主毒打的伤疤，这个苦人儿的心被刺痛了。他也相信共产党的队伍专为穷人撑腰，是地主官府那狗娘养的死对头。多一支这样的力量上岛，对他们不无好处。因此，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协定下，他同意了农军上岛。⁽²⁰⁾终于，农军代表与海盗首领的手握在了一起，而这一握手，竟使斜阳岛成为震动南路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斜阳岛是北部湾中的小孤岛，距大陆最近的遂溪江洪 30 海里，离北海市 40 海里，隔邻近的溇洲岛 9 海里，面积 1.89 平方公里，地形中间低，形似铁锅，四围悬壁，仙人掌、茅草、杂树疯长其间，只有东埠及三条柴有通道可攀缘而上。岛上水缺地瘠，俗语有“有女不嫁斜阳郎！”统治者鞭长莫及的斜阳岛，长期以来就是海盗的老巢。

1927 年 9 月初，陈光礼、薛经辉率领农军主力一百多人上了斜阳岛。初时生活很苦，他两和战士一道自力更生，搭茅棚，开荒种地，下海打鱼；平时为群众打井砍柴，扛艇抬网；农忙帮干田活，群众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陈光礼、薛经辉早上领着农军出操练武；晚上，教战士们学文化，讲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故事，讲地主、军阀、外国佬压迫我们穷兄弟，穷兄弟要团结起来于革命的道理。这一切引起了海盗们的兴趣，渐渐地他们越来越多人参加了农军的活动。尤其是听陈光礼和薛经辉讲课。陈、薛也常找符俊岳谈心。一次，符的部下开抢打死了岛民的一头牛。他两找到符俊岳，劝告他约束部下，不要再干侵犯百姓利益的事，给他讲共产党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道理。使这位海盗首领逐渐认识到，跟共产党走，是光明的出路。

1928 年 5 月，符俊岳的部队接受改编，加入农军。陈光礼率队到溇洲岛举

行改编后的成立大会，符部编为第一营，符俊岳任营长；原农军编为第二营，薛经辉任营长，总指挥是陈光礼。⁽²¹⁾

1998年下半年，陈光礼担任中共遂溪县委书记，并在斜阳农军中建立了党组织。⁽²²⁾

四

农军撤往斜阳岛后，反动派更是疯狂清乡，一批批农会骨干和群众被杀害，坚持在大陆的原农军总指挥黄广渊在转战中牺牲。敌人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在各城的城头上高挂，传送“示儆”。

噩耗不断传来，农军指战员的心都在悲愤地呐喊：杀回大陆去，为死难的亲人们报仇！

1928年春，陈光礼和薛经辉率军两次回师大陆，和黄广渊的母亲率领的陆上武工队奔袭海山、乐民、余村、桂坡等地的反动武装，火烧反动豪绅黄友朋（国民党高雷区清乡委员黄河津之父）、黄仲令、黄兆顶、黄世珠的房屋。

1929年夏天，在南路军阀陈可章旅长、黄明堂师长的雅座上，竟坐着谈笑风生的陈光礼，时张、桂军反蒋，陈、黄也在南路拉起队伍响应。陈光礼审时度势，果断地利用这一矛盾，单刀赴会，力说两军配合行动，割据南路的宏略。陈、黄亦有此意，于是握手为友。7月初，陈光礼只留十多人守岛，率军回师南路，与陈、黄两军连克廉江、遂溪，兵临雷城，威震南路。在遂溪激战中，县长黄克带残兵弃城逃窜，途中与援军合兵一处，对陈可章部反击，陈军溃退，陈光礼、薛经辉率农军攻下遂城后，及时赶至，拦腰截击，打得黄克措手不及，逃往麻章。遂城监狱中几百农会骨干和群众与亲人重会，陈光礼在遂城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枪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公祭了被敌人杀害的革命烈士。后陈济棠军队调援雷州，各县敌人亦卷土重来，陈可章、黄明堂的军队被打散，农军撤往乐民。薛经辉率队在乐民附近的桂坡分三路埋伏，对追来的敌军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929年12月间，农军收编了陈可章的队伍撤回斜阳岛。⁽²³⁾

1930年11月里一个风险浪恶的黑夜，在斜阳岛东埠岸边，薛经辉等农军指战员正在和总指挥陈光礼依依惜别。农军撤回斜阳岛后，南路的敌人便对斜阳岛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从1930年8月以来，南路反动头子陈章甫、黄河津纠集

各地民团进犯斜阳岛。几个月来，斜阳岛粮食物资供给十分困难，恶劣的斗争形势使农军领导人认识到不能困守孤岛，总指挥此行就是要往海南岛寻找党组织，准备和海南游击队联合起来，开拓新的前景。斜阳农军暂由薛经辉领导。

陈光礼从姑芬上岸，悄悄回了一趟家，匆匆看了受尽苦难的妻子和亲一亲只见过两面的刚会叫爸爸的儿子，便连夜赶往西营(霞山)搭船，不幸被捕。西营的敌人头子连夜拷打审讯。陈光礼咬紧牙关，始终不供半点情况。黄河沔，这位被陈光礼率农军烧了家，吓得搬到西营住的国民党高雷区清乡委员，听到捉获了陈光礼，欣喜若狂，匆匆赶来以乡里之情假惺惺地劝降；却被陈光礼劈头一顿臭骂。恼羞成怒的黄河沔对陈光礼用尽了毒刑，然而，陈光礼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铮铮铁骨，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

1931年1月，这位农军的优秀指挥员在海口市壮烈就义。⁽²⁴⁾

噩耗传来，斜阳军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薛经辉噙着泪主持了追悼会，几百人在料峭的寒风中肃立致哀，他们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狠狠打击敌人，为总指挥报仇！

五

陈光礼牺牲后，薛经辉担任了农军总指挥，斜阳岛仍不断地受到敌人的围攻，1932年5月开始，敌人出动了海陆空三军对斜阳岛进行大规模围剿。

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斜阳岛拉开了战幕。天上飞机滥炸，海上军舰狂轰，战火映红了海空。薛经辉率领着全岛军民在每处通道上筑起厚墩墩的石闸，上面堆满了石块。敌人进攻时，农军就躲在岩洞里，掩体坑中，任敌人狂轰滥炸，敌人一上岸，农军就推倒石闸上的石块。石头象暴雨般在陡斜的石支上蹦跳着滚下，接着便是一顿枪弹土炮，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敌人的司令部就设在溇洲岛，看着每天拖回一批尸体的敌军，溇洲群众编了一首山歌，无情地嘲讽敌人：

溇洲对面岭仔墩(注：斜阳又称“岭仔”)

四面海水围匀匀

兴起千兵打不倒

生生气死李居文(注：围剿斜阳的海巡大队主任)

一两个月过去了，三四个月也过去了，弹痕累累的斜阳岛依旧傲然挺立，

那绣着犁头、五角星的军旗，仍然耸立在海岛的上空，迎着炮火硝烟从容飘动。

然而，战斗越来越激烈，农军伤亡很大，弹药越来越少，薛经辉忙得无日无夜：指挥作战，开座谈会，找产生动摇情绪的个别同志谈心，有时刚吃饭，听到枪声，扔下饭碗就往前冲；有时夜里睡觉，听到枪声，穿着裤衩抓起枪就冲出去。几个月来，他人憔悴了，黑瘦了。然而，最头痛的是吃的。几个月来，农军一直受到饥饿的威胁，薛经辉为这个问题操尽了心。他把自己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托人去换粮食。又对弟媳说：“梅秀，把你的金手镯给我吧，我托人去大陆，给大家换吃的。”但是换回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多久，战斗一停，薛经辉就背着篓上山挖野菜找吃的，有时找不到吃的，他恼怒地把锄头向岩上砸去，抓起枪对天就打，以泄胸中之苦闷。群众找到薛经辉，拉来一条耕牛对他说：薛指挥，把牛杀了吧，我们有吃的，部队也一定有吃！看着这些同甘共苦的群众，薛经辉流下了热泪，他告诉群众，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牛是生产的主要工具，没有它会影响生产。战士们也表示，他们宁可啃树皮草根也不能把牛杀掉。

11月初，敌人终于攻上了斜阳岛。枪声、哭声、火光，乱哄哄一片。薛经辉从妻子陈妃美怀里抱过儿子，交给弟媳梅秀说：“你带着平儿和大家快撤，我两到大凶去堵住敌人。”梅秀急着说：“那你们怎么撤！”“我两就在大凶跳海，希望你把平儿抚育成人！”说着就和妻子往大凶冲。然而，敌人已经叫嚎着冲上来了，到大凶已不可能，薛经辉只得边打边指挥大家往西北角的羊咩垵撤。他只顾掩护大家，自己的妻儿却落到了敌人手里。

在洞里一天多，大家没吃没喝的。深夜，薛经辉带着几个战士爬出洞去，在薯地里挖了半夜，双手都挖出了血，手指般大的番薯也塞不满衣袋。他在岩缝中找到积水，用棉衣去吸，但也湿不透。他们又冒险摸进敌人营地，偷了一些饭菜，敌人发现了，他们打死了几个敌人逃回洞中。自此，敌人封锁了洞口，天天往洞里打枪，丢手榴弹，轰炮、火烧、烟呛，洞里热燥燥的，饿是难受的，而渴却更难忍。薛经辉的喉咙在冒烟，嘴唇干裂得出了血。一位农军的妻子挤下自己的奶汁，先递给了薛经辉。薛经辉看着这位刚刚埋葬了孩子，正在巨大悲痛中的母亲，鼻子陡然一酸，热泪夺眶而出，他把奶汁让给了大家，自己挖开浮泥，伏在地上吮着泥土的湿气。七天后，洞里的人眼看再活不下去了。敌

人也威胁道，如果不出洞，就将岛上的人杀光，他们将老人孩子拉到洞边毒打，让惨叫声传到洞里去，并残忍地杀了一个老人，甩绳子吊下洞去示威。薛经辉的心情十分沉重，在洞里是死，出洞也是死。五年多的斗争，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死，对他算得了什么！然而为了不让洞外的群众受苦，为了使一些同志能混在群众中掩护起来，薛经辉以不得伤害群众为条件，在第八天，带领大家出洞。

在洞外，薛经辉见到了妻儿，然而，却是一场惨景。敌人抓住他的儿子对薛经辉威胁道，不投降就杀了你的儿子。平儿哭着喊爸爸妈妈，陈妃芙要抢抢不回，悲痛欲绝地要去跳海，又被抓了回来。薛经辉咬着牙，眼睛喷着怒火。敌营长王敬贤问薛经辉武器哪去了。薛经辉说：“全部毁了，要命有一条，要杀要剐随便，绝不能伤害老百姓！”

在押往北海的途中，薛经辉的手被敌人用铁线穿过捆绑，全身鲜血淋漓。审讯中，敌人说：“只要你投降，就给你官做。”薛经辉喝道：“呸！要杀就杀，谁当你的狗官！”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薛经辉用了毒刑，他的全身都被香火烙烂了，昏死过几次，然而这条刚强的汉子始终没有低下那高贵的头，他以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如磐石的信念，向敌人证明了共产党人头可断，志不可夺的大无畏气概。

1932年12月初的上午，北海市中山东路到西炮台刑场5里长的路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敌兵，伤痕累累的薛经辉和四十多个农军指战员，拖着沉重的镣铐，迎着凛冽的寒风，唱着革命的歌，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在刑场上，薛经辉面对敌人的枪口，昂首挺胸，领着大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苏维埃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了，然而悲壮的强音还在刑场上空回荡。在人民的心中久久地回荡。⁽²⁵⁾

附注：

(1) 1987年10月23日访陈光礼的儿子陈应乔谈话记录 1987年10月23日访薛经泰妻子和儿子薛志宏谈话记录

(注：薛经泰则薛经辉弟弟)

(2) 见注(1) 陈应乔谈话记录

《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1957年遂溪民政局整理

(3) 钟绍益：《薛经辉同志》1958年

见注(2)《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

见注(1)薛经泰妻子和儿子薛志宏谈话记录

- (4) 纪继尧：《大革命时期海康农会运动草录》1957年10月载海康党史资料第一期
《斜阳浴血》湛江、遂溪、北海三市县党史办合写。
- (5) 革命老人黄安洲：《海山座谈会记录》见注(4)《斜阳浴血》
- (6) 纪继尧：见注(4)
- (7)(8) 陈泽南：《大革命时期遂溪县农民运动概况》载遂溪党史资料第5期
- (9) 薛经辉：《南路特别委员会工作状况概述》载1926年6月广东省《党务月报》4期
- (10) 陈炎：《大革命时代的遂溪剧社》原件存遂溪党史办
- (11) 见注(9)
- (12) 《苏浴尘(苏天春)自白书》1950年2月4日，原件存广东省公安厅档案室
- (13)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_战争时期中共遂溪县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概况》载遂溪党史资料第5期
- (14) 黄卫尊：《刘坚在大革命活动始终侧写》原件存遂溪党史办
陈应乔：见注(1)
- (15) 《遂溪县长电报该县进剿乐民共产党情形请察核由》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 (16) 见注(2)《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革命老人张开富：
《海山座谈会记录》
- (17) 《血战斜阳岛》雷北县志编辑组1958年
- (18) 见注(1)
- (19) 程长清回忆：《南路革命与斜阳岛斗争情况》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65年大革命时期老人黄卫尊：《刘坚传略》
- (20)(21) 《斜阳革命斗争史料》北海市文联，文化馆1963年4月
- (22) 1928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干部分子调查表》关于农军有党组织的问题：A、陈光礼1928年是遂溪县委书记，薛经光1928年4月后是海康县委书记，年底率部分农军上斜阳岛，两个县委书记在农军，农军中也有不少党员，斜阳农军不可能没有党组织。B、1987年10月9日重访农军战士赖英，赖英说：“斜阳农军有党组织，我的丈夫余道生(党员，副营长)就经常去参加党员的会议，符俊岳和陈中华后来也入了党。”c、关于农军党组织的机构的情况，观在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
- (23) 见注(12)
《警卫队攻剿斜阳股匪之一瞥》一民国十八至十九年初合浦县长宁可风政报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遂溪县农民运动史料综合记录》1962年6月22日遂溪民政局
- (24) 陈应乔：见注(1)
林世悦：《不屈的英雄——血战斜阳岛》1960年
1987年10月23日访农军战士黄梅秀(薛经辉弟媳)谈话记录
1987年10月9日重访赖英谈话记录
《涠洲斜阳管理局整理地方计划书——廿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涠洲斜阳管理局局长王廷诏呈》
《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独立团绥靖工作报告表——二十一年九月一日至十日》见注(20)